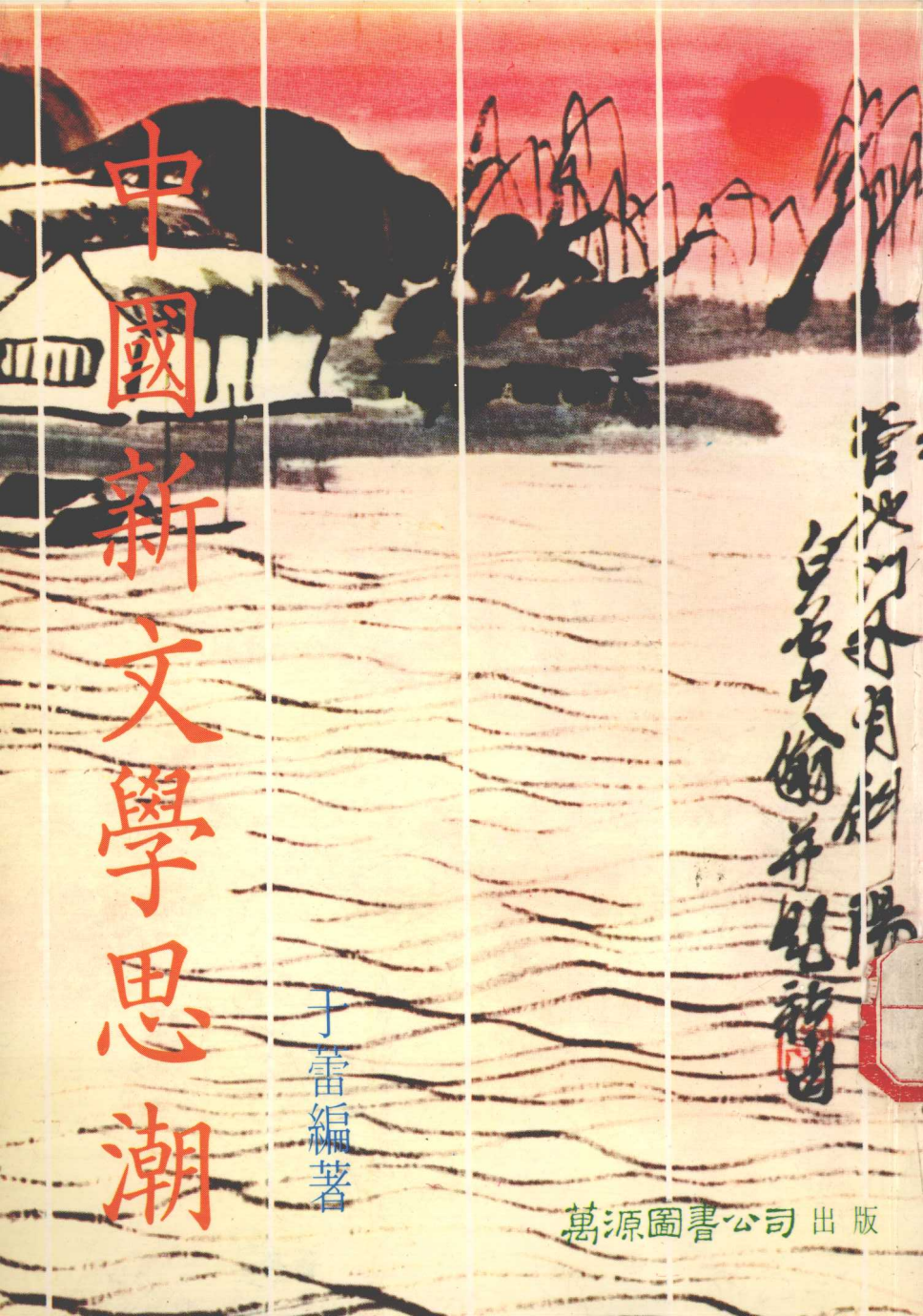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思潮

于雷編著

管見月
白雲
俞并
時
福

萬源圖書公司 出版

1209
13

自學知識文庫

中國新文學思潮

于蕾編著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思潮

于蕾編著

香港萬源圖書公司出版

香港英皇道416號638室
電話：⑤633665

培基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船街三十八號

書號 B19 開本 1/32 頁數 230

一九七九年四月初版

定價港幣八元正

出版說明

「五四」運動給中國文學史帶來了驚天動地的變化，是文學發展史的重要轉折點，要確切地反映這歷史演變的一頁及探討對今後開拓道路的影響，必須是系統完整的文學史巨冊來完成。

本書希望用不多的篇幅，記述和評介中國新文學發展歷史中這重要的時刻，主要闡述這墾拓時期所產生的各種思潮和創作，表現這時期一些作家的奮鬥和摸索。當然，要較為完整地反映中國新文學的巨大步驟，尚有待於史書的記載。本書藉助史書出版前的空白點，向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讀者提供一些資料。

目 錄

出版說明	一
「五四」的暴風雨	一
揭開現代中國文學的序幕	二
倡導時期的詩歌與戲劇	三
「新青年」的狂飈時代	四
魯迅的探索方向	五
文學研究會、創造社與「革命文學」	七
「女神」與「死水」的出現	九
沉痛中帶來的小說創作	一〇
抨擊封建的戲劇傳統	一二

從「創造社」到「左聯」	一三二
「新月派」和「民族文學」	一四四
逆流中誕生的砥柱	一五七
現實主義的小說創作	一八七
對於現實的暴露和批判	二〇五

「五四」的暴風雨

在一九一九年產生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它標誌着中國大眾運動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構成了中國的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發生於五四運動前夜，以《新青年》雜誌爲主要陣地而逐漸展開來。在一九一五年九月間創刊的《青年雜誌》（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上，陳獨秀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對青年們提出六項主張：（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退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後來又提出「擁護德謨克拉西（民主）和賽因斯（科學）」的口號，並且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就把反封建文化的主要精神很明顯地表現出來了。而反對舊文學，

則又是反封建文化的一項重要工作，所以新文學運動在當時（「五四」前夜）便跟着科學和民主的運動一同發生和發展起來。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了他的不澈底的改良主義的主張，接着魯迅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一九一八年四月作，刊載在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從此就日益蓬勃地開展着、前進着。

根據上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到：新文化運動是以新文學運動爲其主要內容的，它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它開始於五四運動的前夜，在思想上爲五四運動作了一番醞釀和準備的工作；而同時，當五四運動在全國各地掀起以後，它就和五四運動的主流匯合，成爲中國新民主運動上有力的一翼了。

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正如題目所標示出來的，這篇文章的主張是拘限於改良主義範圍之內的。同年二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這才正式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和比較鮮明的主張。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在這篇文章裏，陳獨秀雖然只提出了「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三個口號，關於這三個口號所包含的具體內容並沒有予以充分的詳細的說明；但是他的態度和主張，到底要比胡適進步得多，鮮明得多。第一，他觸及到了文學的思想內容，他認為舊文學的內容是「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這種見解，較之專注重文字形式的革新的改良主義者們，是前進了一步；第二，他的戰鬥精神是比較地旺盛的，他認為在文學改革這一點上，「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這種堅決的態度也實在不是那種「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改良主義者胡適所能夠趕得上的。

文學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提出後，展開了熱烈的爭辯和討論，接看魯迅和其他作者們又以其具有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的作品，充實和豐富了文學革命的實際內容，構成了中國新文學發展歷史上的最優良的傳統。

文學革命的具體內容應該包含下列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它是以反封建為其主要內容的；而在中國，由於歷史的特殊規定，反封建與反帝

是沒有方法可以分割開來的，所以實際上，它又是以反帝和反封建爲其主要內容的。

我們在前章已經提到：五四時期的口號是科學和民主，這個口號正反映了中國大眾的要求。而文學革命之所以要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則主要地是因爲新文學是反映科學和民主的要求，而舊文學則是反映封建的舊倫理和舊政治的。封建思想正是科學和民主的死敵。錢玄同在《嘗試集》的序文裏說：

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文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裏的野蠻款式；正是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裏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朽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鞏固。

這裏所說的「階級制度」，指的就是封建社會裏的等級制度，而舊文章中的「野蠻款式」則正是反映這種野蠻的等級制度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曾把這個意思說得非常清楚。他說中國的語言、文字之所以相去很遠，不能夠「言文一致」，原因之一就在於：「那獨夫民賊，最喜歡擺架子。無論甚麼事情，總要和平民兩樣，才可以使那野蠻的體制尊崇起來；像那吃的、穿的、住的，和妻妾的等級、僕役的數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並且決不許他人效法。對於文學方面，也用這個主義……。」因此，文學革命就「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裏的野蠻款式」。由此可見，五四時期提倡白話，反對文言，是與反封建的根本精神緊密

地聯繫着的。錢玄同在「五四」初期，態度是頗爲勇猛積極的。他在這時期的許多文章，都透露着一種比較堅決的反封建的精神。但可惜後來就離開了文學革命，躲向故紙堆裏去了。

當時以犀利無比的筆鋒，給予封建宗法社會和封建復古者以無情暴露和抨擊的，是魯迅，他在本時期所寫的許多小說和雜誌，無不體現着很強烈的戰鬥精神。他在《熱風》自序中說：「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指一九一九年），因爲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記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而發的。」總起來說，魯迅在五四時期所寫下的「隨感錄」中的短評，都是以反對封建主義的「僵屍統治」爲其主要責務的。

下面引錄「現在的屠殺者」（隨感錄五十七）一文來說明魯迅在當時的反封建的精神：高雅的人說，「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

中國不識字的人，單會講話，「鄙俚淺陋」，不必說了。「因爲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話，以自文其陋」如我輩的人，正是「鄙俚淺陋」，也不在話下了。最可嘆的是幾位雅人，也還不能如《鏡花緣》裏說的君子的酒保一般，滿口「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的終日高雅，却只

能在呻吟古文時，顯出高古品格，一到講話，便依然是「鄙俚淺陋」的白話了。四萬萬中國人嘴裏發出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着現在的空氣，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腐朽的名教」，就是封建的思想；「僵死的語言」，就是那已不合全民需要的文言，而這些正是封建統治用以屠殺「現在」、屠殺「將來」的主要工具。要用「四萬萬中國人嘴裏發出來的聲音」來寫文章，便是要打倒「腐朽的名教」和「僵死的語言」，而這也就是與那屠殺「現在」和「將來」的封建統治宣戰。

不過在這裏，我們還要說明兩點：一、就是我們在前面所已經指出的，封建統制正是帝國統治中國的堅固的「牆腳」，對於封建統制的攻擊，也正是在搖撼着帝國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反封建與反帝，原是緊密地聯繫着，無法分割開來的。這是現代中國的歷史特點，也是文學革命的歷史特點。二、我們還必須指出：這種反封建精神之所以能夠如此猛烈、堅決，顯然是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深刻影响的。這在魯迅是如此，整個文學革命運動也是如此。例如在《熱風》中，魯迅就講過這樣的話：「看了別國（指蘇聯），抗拒這『來了』的便是

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爲所信仰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燄。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第二、文學革命又是以文藝大眾化的最初傾向爲其主要內容的。文學革命的重要口號是提倡白話文，而且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我們應當這樣理解：白話文的提倡是反映了（在某種程度內）中國大眾對於文藝的迫切要求的，它是文藝大眾化運動的一個起點，也可以說是文藝大眾化的最初傾向。

如上所述，中國的文學革命是思想革命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它就不可能不要求廣大的讀者，不可能不要求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帶到更廣大的民衆中去。這就規定了新的文學首先在思想內容上，因而也在表現形式上，應該具有着一定程度的大眾化傾向。只有在這一點上，提倡白話文和爭取白話文的澈底勝利，才有其重大的意義。

這一點，也可以從魯迅文藝活動上得到非常清楚的說明。魯迅這時對於文藝的理解和在創作實踐上都充分地代表了文學革命的這一正確的傾向。他說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藝運動，原因是要改變國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可以看到，魯迅開始創作的動機就是爲了要喚醒中國人們的思想意識，要把文藝當成啓蒙迪昧的有力武器。

本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以農村生活爲題材，爲農民抗議的還不在少數。這也說明了文學革命時期大多數文藝作品在思想內容上的大衆化傾向。而那時大家所努力提倡的白話文，也就是在文字形式上適應這一要求和傾向的。這是文學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內容。

自然，我們在這裏所說的文藝大衆化，僅僅是一個最初的傾向，是一個起點，並不是說文學革命時期所提倡的白話文，就已經是大衆化的文藝了。

第三、文學革命時期的文學又是以現實主義文學爲其主要內容，而且開始產生了社會現實主義的因素的。有着三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學，從來就是以現實主義文學爲其主流的；文學革命正是這種優良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而另外，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文學革命是適應中國的要求而產生出來的一種運動，同時，它又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世界進步文學的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的。因爲這樣，所以作爲文學革命實績的文學創作，就不能不是屬於現實主義的；而且，在其中，也就不可能不產生社會現實主義的因素。

現實主義的精神首先就表現在魯迅對於大衆的關懷和忠誠上，表現在他對於文藝的作用的正確認識上。他這樣提到他開始創作小說時的動機：「……說到『爲甚麼』做小說罷，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啓蒙主義』，以爲必須是『爲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因爲這

樣，所以他就要面向着舊社會的血淋淋的現實，與人們共同着苦痛和希望，以文藝作爲向舊統治者進攻的主要武器。這是他的現實主義精神的一個方面。

其次，作爲創作方法，現實主義又表現在他對於舊社會的矛盾的無情揭露上。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而在本時期所寫的其它作品中，則更真實地、具體地反映了農民與封建地主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尖銳的矛盾，而且也指出了（雖然是不很明確的）中國向將來邁進的道路。

在五四時期的文學運動中，特別表現在一般人對於中國舊文學的全盤否定和對於外國文學的全盤肯定上。那時期，對於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大衆性和現實主義精神，是認識得很不夠的，因此，就不能批判地接受古典文學遺產，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而另外，對於外國文學中的各種流派和各種形式，又往往不問其是否適合中國文學的需要，不加分別地予以介紹和翻譯。這種不問實質，只看表面的形式主義的方法，對於新文學運動的正確、健康的發展，自然是產生了不良影响的。

作爲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右翼的代表人物——胡適，在開始參加新文化運動的時候，就是作爲美國的代言人，企圖投機取巧，以達到其個人野心的目的。他在這時期裏所提出來的主張，毫無例外地充分顯露了他的改良主義、形式主義的文學思想。但是胡適，後來却「不

辭汗顏」地自吹自捧，把自己說成是文學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他說：

至於我們幾個發難的人，我們並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歸到那「最後之因」。陸象山說得好：「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

我們且不提他如何荒謬地將「白話文的局面」來代表整個文學革命，也不提他如何錯誤地過高估計了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我們只舉出這位文學革命的「發難者」在文學革命運動當中所提出來的主張，來看看他的「不用妄自菲薄」的根據到底是甚麼。

在文學革命時，胡適到底主張了些甚麼呢？他在一九一七年一月裏所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開頭就這麼說：

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究，輔以友朋辯論，其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因綜括所懷見解，列爲八事，分別言之，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

在這段話裏，他開宗明義地就說明了他所主張的只是「文學改良」，不是文學革命，而且還鄭重地申明「記者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又說「結果所得，頗不無討論之價值。」僅僅是「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這樣委婉其詞，正表現了改良者的文學主

張，是如何軟弱而沒有力量。在這篇文章的「結論」裏，他還有一段話：

上述八事，乃吾年來研究此一大問題之結果。遠在異國，既無讀書之暇晷，又不得就國中先生長者質疑問難，其所主張容有矯枉過正之處。然此八事皆文學上之根本問題，一一有研究之價值。故草成此論，以爲海內外留心此問題者作一草案。謂之芻議，猶云於定草也，伏維國人同志有以匡糾是正之。

這更有力地暴露了他的妄圖以文學改良來代替文學革命的目的。連「文學改良」都認爲是「矯枉過正」，都要別人來「匡糾是正」，可以看出：胡適是如何害怕提起文學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的澈底革新的問題。

我們再就胡適文學改良所包含的內容來研究一下。胡適在當時的主張，歸結起來說，就是所謂「國語的文學」。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說：

我的《建設文學新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

我們暫不管他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那種循環糾纏的唯心的說法，我們且來看所謂「國語的文學」的具體內容到底是甚麼吧。